

《黄帝内经》中医之“神”视角下的 中医生命观

周荣易, 马丙祥, 任献青, 党伟利, 张永婷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河南中医药大学儿科医学院, 郑州 450000)

摘要: “神”是中医学中重要概念, 与人的生、长、壮、老、已不可分割。“神”融合于中医之理、法、方、药之中, 形成了中医“精-神-形-华”一体的中医学神识系统, 中医“神”理论是中医生命观的高度概括。《黄帝内经》作为中医经典, 依据其条文分析中医之“神”是揭开中医“神”理论神秘面纱的本源途径。《黄帝内经》中医之“神”是具有一定物质基础的客观存在, 源于人体先后天之精、阴阳二气的和合以及气血津液等生命物质, 包含自然之神、人身之神及心理之神的不同, 神与人体生命活动紧密相连, 并通过脏腑、形体、官窍、情绪等生命活动将神的特征展现于外, 形成心神、脑神、五脏神等理论划分。《黄帝内经》中医之“神”具有客观性、可观察性、可调控性, 为我们了解中医之神提供了客观化的窗口, 为中医神志疾病的辨证提供了理论依据。

关键词: 黄帝内经; 中医之“神”; 精-神-形-华; 神识系统; 生命观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No.82104928), 中国博士后基金面上项目 (No.2021M701123), 河南省特色骨干学科课题 (No.STG-ZYX06-202150)

Outlook of life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pirit’ in *Huangdi Neijing*

ZHOU Rong-yi, MA Bing-xiang, REN Xian-qing, DANG Wei-li, ZHANG Yong-ti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e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Pediatrics Medical School of He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Zhengzhou 450000, China)

Abstract: Spirit is an important concept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and it is inseparable from human's life, growth, strength, senescence and death. The integration of the spirit of TCM with the theory, method, prescription and medicine of TCM, meanwhile it forms the spirit recognition system of TCM, which integrates the ‘spirit, substance, appearance and brilliance’. The theory of TCM spirit is a high generalization of the view of life of TCM. *Huangdi Neijing* is a classic of TCM, and analyzing the TCM ‘spirit’ based on the classic clauses is the original way to uncover the mystery of the theory of spirit in TC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medicine. The TCM spirit in *Huangdi Neijing* is an objective existence with a certain material basis. It is derived from the essence of the human body, the harmony of the yin and yang, the qi, blood and body fluid and other life substances. The spirit in *Huangdi Neijing* including the rule of nature, the spirit of the body and the mind spirit. The spirit in *Huangdi Neijing* are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life activities of the human body, and show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pirit through life activities such as viscera, body, organs, and emotions, forming the theoretical divisions of mind, brain, and five zang. The TCM spirit in *Huangdi Neijing* has objectivity, observability, and controllability feature. It provides an objective window for us to understand the TCM spirit, and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CM mental diseases.

Key words: *Huangdi Neijing*; TCM spirit; Spirit-substance-appearance-brilliance; Spirit recognition system; Outlook on life

Funding: Young Scientists Fund of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82104928), General Program of Post Docto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2021M701123), Henan Province Characteristic Key Discipline Project (No.STG-ZYX06-202150)

通信作者: 马丙祥,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路19号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邮编: 450000, 电话: 0371-66211562

E-mail: mbx1963@126.com

中医学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数千年来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保驾护航,在其形成的漫长岁月中,中医学充分融合了中国古代传统哲学思维,形成了医哲交融的理论体系^[1]。“神”既是中医基础理论中的重要概念,也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概念。在中国古代哲学范畴中,“神”是宇宙万物发生发展的一种力量,是宇宙的主宰及规律。如《荀子·礼论》载:“列星随旋,明暗递炤,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势,而见其功,夫是之为神”。中医学结合对人体生命现象的认识,将哲学思想与人的生、长、壮、老、已的生命活动及其外在总体表现与神的变化紧密结合,从而形成了中医学的“神”学说。

“神”是对中医理论的凝练性概括,对“神”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医思维的形成。现代中医人常采取概念分析方法去解释神之内涵,阐释“神”的文字意义虽更易理解,但却不可避免地禁锢了思维,使后世学者以“今人思维”“二次文献”的形式去接触中医的“神”学说,导致中医历来强调的学识“悟性”逐渐弱化并西化^[2]。众多学者认为继承拯救中医的关键在于回归中医概念本初,改变现代中医人的思维方式,避免现代医学思维模式的干扰^[3]。“神”作为中医的重要概念,是中医哲学思维的精髓及核心术语,是中医学对人体物质生命活动有别于现代医学的高度概括^[4]。研究中医学“神”的概念本源是从中医角度揭开精神、思维、意识和躯体间联系的锁钥,形成中医思维的关键^[5]。《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作为中医经典之首,是中医“神”学说的理论来源。故此,笔者试图回归经典,结合自身浅薄学识,从中医神的内涵、神的物质基础及神的归属等方面对中医之“神”及其相关思维进行探蕴,认识中医之“神”视角下的生命观,指导中医神志病的辨证治疗。

“神”的哲学概念及《内经》神识系统

从中国古代哲学角度,神为天地之大道,万物之纲纪,主宰万物生杀,荣枯原力。如《荀子·礼论》载:“列星随旋,明暗递炤,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势,而见其功,夫是之为神”。如《淮南子·泰族训》曰:“其生物也,莫见其所养而物长;其杀物也,莫见其所丧而物亡。此之谓神明”。此外,神还被认为是类似信仰的非物质客观存在。即“知人所不知谓之神”(《淮南子·兵略》)。

传统哲学对神的认识影响着中医学“神”的概念形成。纵观全书,《内经》似乎并未给“神”下明确的定义,但在传统哲学思想的指引下,《内经》描述了庞大的中医学神识系统。概括而论,《内经》将中医之“神”分为自然之神、人体之神及心理之神3类。神与“不见其势,而见其功”的自然规律结合,影响人体生命健康,顺应自然是自然之神的本质^[3]。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载:“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肝主目。其在天为玄,在人为道,在地为化”。在自然之神的基础上,阴阳二气相搏及人体精气活动产生了人体之神及心理之神。《灵枢·本神》载:“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气也,德流气薄而生者也。故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即生命在于“天之德”(自然神-阳)与“地之气”(精-阴)的“相搏”。自然之神由玄门入于人体,交合于精,阳入于阴则精动,灵光灿然而精神出,魂魄毕现而形成人体之神^[6],诚如《灵枢·天年》指出:“何者为神……血气已和,营卫已通,五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这一论述影响着中医学形神一体理论的形成^[7]。《庄子·知北游》中提出“精神生于道,形本生于精”,传统哲学思想认为,自然之神谓之“道”,道生精,精成形。《内经》在吸纳这一哲学思想的同时,以形神一体为理论基础不断演化,将自然之神、人体之神、心理之神囊括于人体一身,如《灵枢·本神》载:“故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随神往来者谓之魂;并精而出入者谓之魄;所以任物者谓之心……因虑而处物谓之智”。从而形成了由神统领、具有客观物质基础的“精-神-形-华”一体的中医学神识系统。人体意识、思维、情感等精神心理活动是神之外华,反映着人身之神的状态与功能^[8],而神气充盈则精有所化,形有所充,其外有华,则有“目能明,耳能闻”之神之外现,从而共同构成了中医神的基本框架及内涵^[9]。即《素问·八正神明论》曰:“神乎神,耳不闻,目明,心开而志先,慧然独悟,口弗能言,俱视独见,适若昏,昭然独明,若风吹云,故曰神”。

《内经》“神”的物质基础

在中医学中,神寓于形体之内,人体生命活动的表现构成神之外华,是神产生的客观物质基础,脱离了形体组织的神是不存在的,如《荀子·天论》言:“形具而神生”。脏腑形体中充盈的各种生命物质,通过滋养脏腑功能,将人体机能通过形色、眼神、言谈、表情、应

答、举止、声息、脉象等表现出来,即是神的具体表现,神的产生及供养依靠一定的物质基础^[10]。

1. 神与阴阳二气 在《内经》神的来源上,有“两精相搏谓之神”的论述,即《灵枢·本神》曰:“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气也,德流气薄而生者也。故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何为“德流气薄”?杨上善注曰:“未形之分,施与我身,谓之德者,天之道也。故庄子曰‘未形之分,物得之以生,谓之德也。阴阳和气,质成我身者,地之道也’”。“德流气薄”即天地之间阴阳二气的丛生交合,《内经》认为“德流气薄”为生命的来源,《素问·宝命全形论》载:“人生有形,不离阴阳”。神的产生离不开阴阳二气的相互作用^[11]。就阴阳二气在神形成中的具体作用而言,阳气对神的产生及其功能具有温养之用,推动神主宰下人体各种生理功能的正常发挥,“阳气者,精则养神,柔则养筋”(《素问·生气通天论》)。阴气则对神的产生及其功能有封藏抑制作用,“阴气者,静则神藏,躁则消亡”(《素问·痹论》)。阴阳二气的动态平衡使神有所舍,精神得安,是故“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素问·生气通天论》)。阴阳二气作为神的物质基础,在《内经》中有明确论述,神的产生离不开阴阳二气的丛生交合。如《黄帝内经太素》中所言:“两仪之谓神明……阴阳之所不测,化阴阳以为神……一也。人法天地,具有五脏六腑四肢百体,中有鉴物之灵,为神明二也”。

2. 神与精 中医学将精视为构成人体和维持生命活动最基本的精微物质,“夫精者,身之本也”(《素问·金匱真言论》)。人之生由精而来,无论自然之神、人身之神及心理之神,缺乏精的基础就不能形成人的形态,神亦无所附^[12]。《灵枢·天年》曰:“黄帝曰:何者为神?岐伯曰:血气已和,营卫已通,五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而精与神的相互关系,中医学形成了神以精为物质基础,精以神为统帅主宰的“精神互用”观念。“精神互用”观念在《内经》中以“积精以全神”和“守神以固精”的辩证形式存在。“积精以全神”是中医精神互用观念的主要体现,《灵枢·经脉》曰:“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明确了“精”作为生命个体的物质基础,“积精以全神”思想在明代得以全面阐释,《类经·摄生类》载:“善养生者,必宝其精,精盛则气盛,气盛则神全,神全则身健,身健则病少”。“守神

以固精”思想体现出神为主宰的精神辩证关系。“即一切邪犯者,皆是神失守位故也,此谓得守者生,失守者死”(《素问·本病论》)。人体之精既是神产生的物质基础,也是神主宰后天人体生命活动的力量来源,同时神的活动也可促进精的自然化生,两者相互为用。

3. 神与人体气血 血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素问·调经论》载:“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在中医学中,血与气异名同类,常常并称,共同作为生命的物质基础。《灵枢·营卫生会》载:“夫血之与气,异名同类……营卫者,精气也,血者,神气也,故血之与气,异名同类焉”。《内经》认为血气是机体精神活动的主要物质基础,也是神的化生来源。“血气者,人之神,不可不谨养”(《素问·八正神明论》)。人体的精神活动必须得到血气的营养推动,只有物质基础的充盈,才能产生充沛的精神情志活动,神的活动有赖血气的充养,亦是神的物质基础,是故“血脉和利,精神乃居”(《灵枢·平人绝谷》)。

4. 神与饮食五味 人体生命活动的维持有赖于五谷的充养,“神者,水谷之精气也”(《灵枢·平人绝谷》)。饮食五味对神的影响主要通过影响藏神的五脏功能及气血的生成得以实现,从而间接成为神的物质基础,五味失和,精神乃央。“是故味过于酸,肝气以津,脾气乃绝……味过于辛,筋脉沮弛,精神乃央”(《素问·生气通天论》)。

神的脏腑形体关联

1. 心与神 心以其主血脉,主藏神的功能,在《内经》中被称为“君主之官”“五脏六腑之大主”。心主神的观念其实早在《内经》成书之前先秦诸子百家即有论述,如《管子·心术》载:“心也者,智之舍也”。心与神的关联在《内经》中多有论述,概括而论,心与神的关联首先表现为生理上心为神之居所,主宰人体精神活动^[13-14]。《灵枢·邪客》载:“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其次,心与神的关联表现为心的病理变化对神的影响,“心脉急甚者,缓甚为癎,缓甚为癎笑”(《灵枢·邪气脏腑病形》);“心伤则神去,神去则死矣”(《灵枢·邪客》)。再次,心与神的关联还体现在心以“任物”的形式对人体具体神志活动的把控^[15],“所以任物者谓之心”(《灵枢·本神》)。《内经》中“心”通过生理、病理及调控神志的功能将心与神密切结合,形成了中医学“心主神明”的理论观点。

2. 头(脑)与神 中医学中虽有“脑主神”的观点,且散见于历代著述,如《颅脑经·序》载:“太乙真元在头,曰泥丸,总众神也”;《本草纲目》载:“脑为元神之府”;《医林改错》载:“灵机记性,不在心在脑”等,数千年经历代医家不断论证,在当代中医学界几乎已成为共识性理论。但在《内经》中,仅《素问·脉要精微》“头者精明之府,头倾视深精神将夺矣”一处涉及头与“神”的论述,但该论述显然非为阐明头(脑)与神的关联^[8]。虽然将“脑”与“髓”的论述相结合,“脑为髓之海”,能发现头(脑)与神存在一定的关联,但综合《内经》原文,未发现头(脑)与神的更多论述,故从《内经》论头(脑)与神的关联有限。

3. 五脏与神

3.1 “五神脏、四形脏”理论 中医讲求人与自然的统一性,中医“神”理论的内涵之一便是自然之神与人体之神相呼应,天人相应,形神一体。《内经》中五脏与神的关系表现出五神脏与四形脏相关,形神一体的神-脏关联性^[16]。《素问·六节藏象论》载:“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其气九州九窍,皆通乎天气。故其生五,其气三。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三而三之,合则为九。九分为九野,九野为九脏;故形脏四,神脏五,合为九脏以应之也”。该篇提出“神脏五,形脏四”的理论与天之九数相应,以表达形神一体,天人相应的理论。《素问·三部九候论》言:“三部者……九分为九野,九野为九脏。故神脏五,形脏四,合为九脏”,亦有“神脏五,形脏四”的描述。在学术上,“神脏五”指“肝、心、脾、肺、肾”五脏的观点历代保持一致,五脏藏五神,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与神关系密切。而“形脏四”的具体内容历代均有争议,唐代王冰注《内经》认为“形脏四”为头角、耳目、口齿、胸中四者,“所谓形藏者,皆如器外张,虚而不居,含藏于物,故云形藏也。所谓形藏四者,一头角,二耳目,三口齿,四胸中也”。然结合《内经》五神脏的分属及功能论述,后世医家认为“形脏四”在功能上亦应为“神脏五”所统摄,充养五神脏,故更多医家倾向于“胃、大肠、小肠、膀胱”四腑的形脏理论^[17],诚如张志聪《素问集注》所言:“形脏者,胃与大肠、小肠、膀胱也,藏有形之物也。夫五味入口,藏于肠胃,味有所藏,以养五气,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是五脏之

神……故以四腑为形脏”。五神脏、四形脏理论既表明了《内经》崇尚天人相应、形神一体的神-脏观念,也为五脏藏神化五志的“五脏神”观点奠定了理论基础。

3.2 五脏藏神 《素问·宣明五气》载:“五脏所藏: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是谓五脏所藏”。该篇明确提出五脏分藏魂、神、意、魄、志五神,单从这一点即明确表明五脏与中医之“神”存在着紧密关联。五脏所藏之神在《内经》中包含五脏藏“神气”,如“百岁,五脏皆虚,神气皆去,形骸独居而终矣”(《灵枢·天年》);五脏藏“精神魂魄”,如“五脏者,所以藏精神血气魂魄者也”(《灵枢·本藏》);五脏藏“五神”,如“血、脉、营、气、精神,此五脏之所藏也……肝藏血,血舍魂……肾藏精,精舍志”(《灵枢·本神》)。五脏藏神的理论是中医神志理论的主体^[18-21],当今学者已有诸多详尽论述,结合《内经》原文,笔者认为,首先五脏藏神源于客观物质基础而非理论猜测,“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这一物质基础为中医从五脏藏神理论出发辨治神志病提供了可能性;其次,结合《内经》中诸多条文,基本明确表明了心主神的观点,“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人身之神由心主导而分属五脏,五脏藏神首重心神,诚如张介宾曰:“心为一身之君主……脏腑百骸,惟所是命,聪明智能,莫不由之”。再次,《内经》中五脏藏神理论有一定的生理基础界定,“血、脉、营、气、精神,此五脏之所藏也……肾藏精,精舍志”(《灵枢·本神》)。故五脏藏五神其在辨证论治疾病中要结合血、脉、营、气、精神的生理基础而论,方能理法贯通。五脏与五神的关系密切,结合原文总结而论,无论五脏所藏“神气”“精神魂魄”以及“五神”,终其一点,心主神明而分神、魂、意、魄、志五神入五脏,各有所司,统领神志活动。诚如张介宾言:“阳神曰魂,阴神曰魄,以及意志思虑之类皆神也,合言之,则神藏于心,而凡情志之属,惟心所统,是为吾身之全神也”。神为主宰,统领魂魄意志,掌控人体精神情志活动。

讨论

《内经》详细描述了中医之神的内涵、物质基础、脏腑关联及功能等,将神与人的生、长、壮、老、已紧密结合^[22],对中医“神”的概念理解体现在人体各个生命阶段,是中医生命观的高度概括。

①神是形成人体的前提;②神是人体筋脉骨髓生长

的基础;③神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具体表现;④神是人体健康寿夭的评价标准;⑤神是人体疾病诊断的揆度尺度;⑥神亦是人体疾病治疗的疗效指标。中医之神融合于中医之理、法、方、药之中,形成了中医“精-神-形-华”一体的中医学神识系统,指导着对人体生命状态的认识^[23-24],中医“神”理论是中医生命观的高度概括,对“神”的概念把握是掌握中医理论的重要桥梁。《内经》作为中医理论经典,在文中将中医之“神”分而论之,从神的生成、神的分类、神的作用等进行详细的论述,从其条文中分析中医之“神”方是去伪存真,揭开中医神理论神秘面纱的本源途径。在《内经》中,“神”是人体生命活动的主宰及其外在总体表现的统称,无论自然之神、人身之神及心理之神,均反映人体生命活动的状态,具有其物质基础,而非虚无缥缈的哲学抽象。在《内经》中,神的生成和盛衰以阴阳二气、先后天之精、血气化生及饮食五味为物质基础。神与人体生命活动紧密相连,并通过脏腑、形体、官窍、情绪等生命活动将神的特征展现于外,形成神的可观察性、可调控性。中医之“神”的内涵、“神”的物质基础及与脏腑的关联性作为《内经》中关于“神”的重要论述,为我们了解中医之“神”提供了客观化的窗口,也为治疗神志疾病提供了理论依据。调理阴阳二气、先后天之精、血气化生及饮食五味都可改善“神”的活动状态,从而达到“阴平阳秘,精神乃至”的生命状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情志疾病在人类疾病谱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中医的“神”理论及其指导下的辨证论治原则必将得到更深入的关注与研究。

参 考 文 献

- [1] 周荣易,马丙祥,韩新民,等.论中西医的整体观念.中华中医药杂志,2019,34(7):2854-2858
- [2] 刘士林.从概念分析到转换思维方式:试谈古代文学概念的阐释方法问题.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23(3):362
- [3] 姜青松,王庆其.从天地人“三才”角度看中医学精气神学说.中医杂志,2017,58(8):635-639
- [4] 李苹,张宗明.《黄帝内经》核心文化术语“神”的词性分类与语境差异化英译研究.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8,24(3):402-405
- [5] 莫慧,王挺,何苗,等.“神”及神相关系统的涵义概述.陕西中医,2020,41(1):82-85
- [6] 何崇.“神”探蕴.中医药导报,2019,25(16):8-14
- [7] 于晓强.《黄帝内经》“神”理论发生学研究.济南:山东中医药大学,2012
- [8] 李菲,郭蕾,郝世飞,等.浅议五神论.光明中医,2015,30(9):1837-1839
- [9] 王达洋,徐筱青,贺娟.论《黄帝内经》“五脏藏神”理论及其临床意义.中医杂志,2017,58(10):892-894
- [10] 孙广仁.中医基础理论.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88-89
- [11] 鲁军,黄桢,王霞,等.论损补自调在“神-阴阳自和-因势利导”理论中的核心作用.中华中医药杂志,2019,34(6):2573-2575
- [12] 赵心华,王庆其,鲍计章.《黄帝内经》“气精神”生命核心理论研究.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5(4):211-215
- [13] 严菁兴,毛忠南.中医“神”及“五脏藏神”理论研究概况.甘肃省针灸学会:甘肃省针灸学会2016年度学术年会暨针灸推拿科研思路设计培训班郑氏针法的临床应用培训班论文集,2016:9
- [14] 蔡光先,瞿岳云,肖子曾.中医神-脏相关论.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0,16(12):1085-1088
- [15] 张俊龙.脑主感知与“所以任物者谓之心”.山西中医学院学报,2001(2):53-56
- [16] 宋新堂,李中华,李雷雷.九脏阴阳论.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2011,9(8):4-6
- [17] 管济生.“形脏”刍议.甘肃中医学院学报,1991(2):36
- [18] 夏梦幻,王庆其.五神脏理论钩玄.中医杂志,2019,60(3):186-190
- [19] 边颖汉,张星平,彭志鹏,等.基于中医五神脏理论谈不寐.中华中医药杂志,2020,35(2):670-673
- [20] 史玲,连增福,丛榕,等.从五神脏理论探讨抑郁障碍发病机制.中医临床研究,2019,11(2):14-15
- [21] 朱群丽.中医“五神脏”学说指导痴呆患者膳食的护理体会.湖南中医杂志,2017,33(4):108-109
- [22] 杨凤珍,烟建华.《黄帝内经》神志理论论要.中华中医药杂志,2017,32(6):2048-2051
- [23] 章道宁.浅析形气神三位一体生命观的意识论与现代心理学意识论的异同.中华中医药杂志,2021,36(11):6566-6569
- [24] 肖微,周俊,简晖.论形气神生命观与春季养生.中华中医药杂志,2021,36(7):4330-4332

(收稿日期:2021年3月29日)